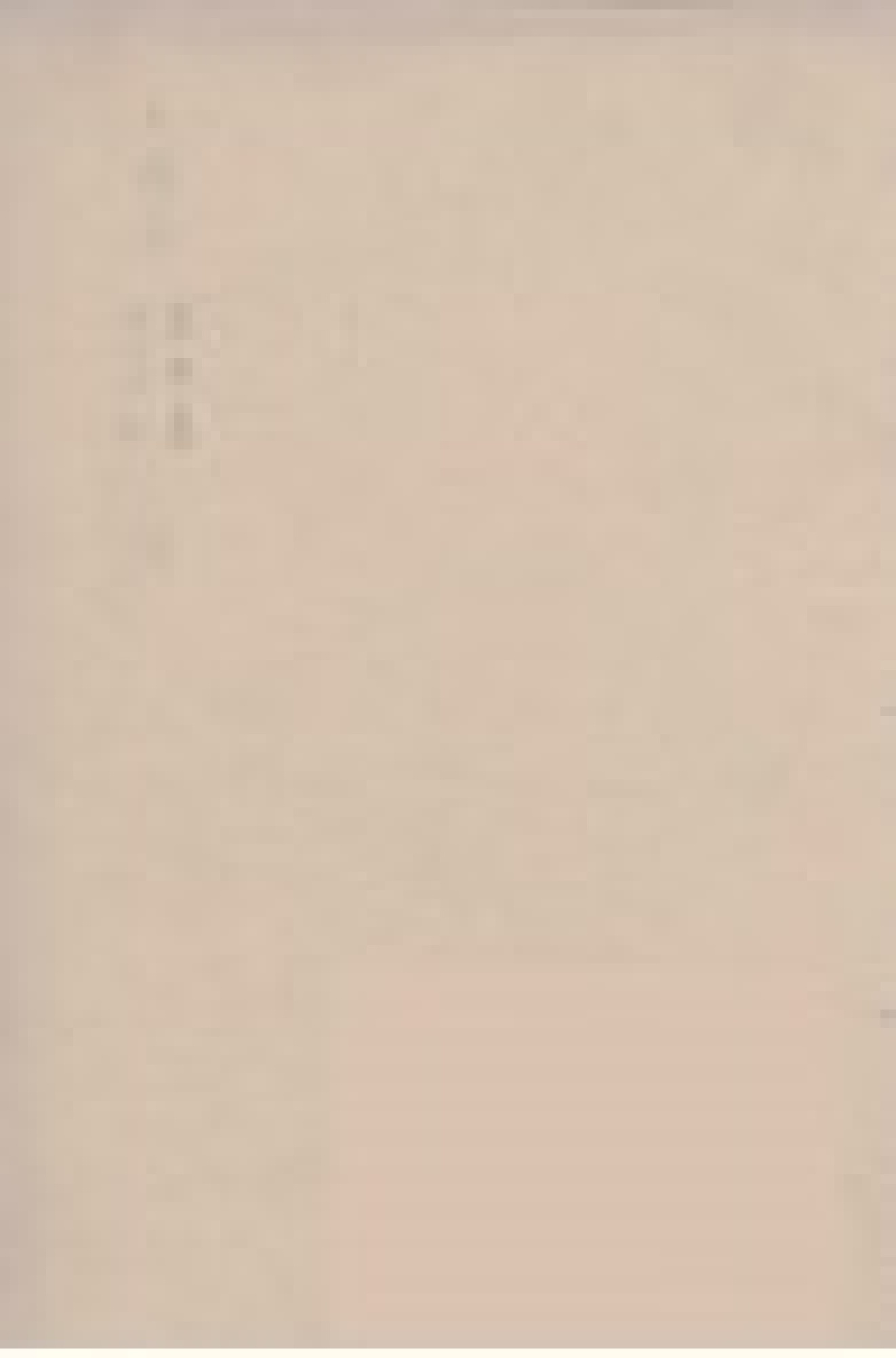




魏志卷四

晉著作郎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齊王

芳

高貴鄉公

髦

陳留王

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爲齊

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

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

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疚靡所

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

元輔摠率百寮以甯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勸乃心稱
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
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
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矣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

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厯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
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
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又東
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
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暴雨不滅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
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
其毛織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
以爲布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
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父必有尊也其以太
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
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
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

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

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

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

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干寶晉紀然孫倫五

日吳將全琮寇芍陂朱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

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有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

不可拔劉於堅城之下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淫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

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

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

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

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

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
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
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
二月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
蝕之五月癸巳講尙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
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
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
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

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己酉復秦

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

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

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

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

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

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邱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

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

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

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

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

之案帝初卽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既有

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詔曰吾乃當以

十奴婢及癯疾殘病竝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己酉復更治徒棄功

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

聞乃搗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
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
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
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
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
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
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
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
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
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
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古以來常
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
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
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
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
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

疆當今宜損淮漢以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
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
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
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
而不足為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
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
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
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
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
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
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
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

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於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

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父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
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
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
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

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
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

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

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

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

肅冊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推敝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爲太尉庚子以

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